

蒲松齡詩詞論集

焦偉◎主編

焦伟◎主编

蒲松齡詩詞論集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松龄诗词论集/焦伟主编. — 济南:齐鲁书社,
2017. 6

ISBN 978-7-5333-3796-4

I. ①蒲… II. ①焦… III. ①蒲松龄(1640-1715)
— 诗词研究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39811号

蒲松龄诗词论集

PUSONGLING SHICI LUNJI

焦伟 主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9.5
插 页 2
字 数 369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796-4
定 价 88.00元

《蒲松龄诗词论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焦 伟

副主编：王清平

编 委：李汉举 陈丽华 朱 峰

序

蒲松龄纪念馆的王清平同志电话告知,馆中将精选《蒲松龄研究》创刊以来发表的价值较高的诗词研究的文章,结集出版,邀我作序。我虽老耄,思维枯涩,难以为文,但还是慨然应允了。因为我做蒲松龄《聊斋志异》研究,于纪念馆多所打扰,受惠甚多,对馆里举办的活动,一向是当作义务去支持的。但由于精力不及,也只能勉为一短文,聊表欢喜推毂之意。

蒲松龄以《聊斋志异》著名于世,中外都有众多研究者,论著不计其数,是理所当然。同时他又是位多面手,古今雅俗文体都曾一试身手,都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也都是应当做研究的。在蒲松龄的多类著作中,诗词有待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

蒲松龄终身不废吟咏。早年诗皆佚,存而立之年以后诗,凡千馀首,篇什可称富赡。其为诗,都是因境写情,率性而发,真情实意,质朴平实,可见其生平苦乐辛酸,其中多伤时讥世之作,亦可见其亢直磊落之性情。我稽考其生平事迹,对向来不为人知却大有益于理解《聊斋志异》之深蕴及作法之隐微人事,赖其诗多有发现,如今多位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称之为蒲松龄“梦中情人”的顾青霞就是一例。由此而初识蒲松龄诗词之可贵,而其诗词实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更大的价值,他应戴上诗人的桂冠。

蒲松龄诗词总的特征是质朴平实,然因境写情,体裁不一,风格

也是多样的。其中有的过于直露,如《日中饭》写自家口粮不足、儿女争食之苦状,多首纪灾诗直陈式地叙写流民苦难实状。但其中也有简约清新、饶有韵致的,如《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等;还有些十分郑重、匠心经营的格律诗,如《赠医士卢鹤友》《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等,多用典故,意象繁富,对仗工整,各有其非常的造诣。即便是最朴实、少韵致的篇什,也有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如那些纪灾诗,其中有《齐民叹》,讥讽地方大员为供奉皇帝南巡路经省城之需用,耗银甚巨,都派入赋税中征收,有胆有识,当时居里的诗人们没有敢作的。

可能是因为蒲松龄诗浑朴平实,少韵致,当时当地的名诗人,都没有看重他的诗词,后世诗家或由于《聊斋志异》的光辉声名的遮掩,少有人关注、评说,实为一件憾事。现在蒲松龄纪念馆把数十年来研究蒲松龄诗词的文章结集出版,弥补过去诗词专题研究出版的缺憾,也必将推动聊斋诗词的研究,丰富、深化对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其人其著作的认识。感谢纪念馆做此甚有意义的研究整理工作。

是为序。

八十六拙叟袁世硕

2015年11月11日

目 录

序	(1)
蒲松龄诗词简说	袁世硕(1)
聊斋诗词摭谈	马振方(27)
暗锁愁云咽秋雨 漏下无眠月满床 ——试论蒲松龄的落魄心理及对其诗词创作的影响	王志民(38)
从聊斋诗词看蒲松龄的自适生涯	罗敬之(51)
试论蒲松龄的诗词创作	雷群明(59)
世事阅尽海天宽 ——浅谈蒲松龄诗词中的哲理	吴九成(70)
蒲松龄《抱病》《病足》《念奴娇》等诗词编年推断	王光福(81)
石隐园是蒲松龄的精神家园 ——从聊斋诗词探析蒲松龄的心理状况	孙启新(92)
《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南游诗草》介绍	路大荒(103)
记《聊斋诗余》手稿	王利器(108)
论蒲松龄的诗及其与《聊斋志异》的关系	赵俪生(112)
关于旧抄本蒲松龄的《聊斋诗文集》	范 宁(120)

- 窜入《聊斋诗集》中的几首贗品 李伯齐(126)
- 《聊斋诗集笺注》商榷举隅 赵伯陶(131)
- 蒲松龄南游写景诗蠡测 程小青 王枝忠(149)
- 蒲松龄诗笔中的“鬼气” 万 昭 陈文新(157)
- 试论蒲松龄康熙甲申年“流民”诗及写作的历史背景
..... 盛 伟(170)
- 谈《听秋声馆钞书》本《聊斋文稿》《聊斋诗草》… [英]白亚仁(186)
- 从用典化句看蒲松龄诗的艺术 周其森(196)
- 论蒲松龄诗歌中的灾害描写 王 立 赵伟龙(203)
- 《聊斋草》解题 [日]八木章好(212)
- 醇美雅趣 诗文妙品
——蒲松龄诗作初论 王同书(216)
- 蒲松龄济南行踪 宋家庚(231)
- 蒲松龄近体诗创作中用韵与入声字使用探究 林宗源(246)
- 浅说蒲松龄的悯农诗 赵怀珍(260)
- 论蒲松龄悯农诗 王海燕(267)
- 论蒲松龄的灾难诗 王建平(284)
- 蒲松龄的悼亡诗 曹立波(295)
- “接地性”:蒲松龄诗歌的生态意蕴 郭 琼(308)
- 试论蒲松龄的悼内诗及其自悼意识 殷晏梅 王晓梦(322)
- 蒲松龄和顾青霞 马瑞芳(331)
- 蒲松龄与杨万春(松年)
——聊斋诗《求邑令支发贡金》中的“良友贵官”析
..... 杨海儒 杨晓林(344)
- 蒲松龄与黄叔琳
——从蒲松龄的青州组诗说起 邹宗良(364)

读《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参与末座,归作口号》	孙树木(377)
谈蒲松龄的《聊斋词》 ——《聊斋词集笺注》前言	赵蔚芝(379)
蒲松龄的词	[日]户仓英美 作 雷群明 译(398)
《山花子》与婴宁形象	周先慎(421)
论一组聊斋词	张宇声(425)
蒲松龄词作中科场失意自我归因论析 ——从聊斋词看蒲松龄的自我意识(之一)	尚继武(430)
蒲留仙与辛稼轩词作比较谈	张成水(444)
聊斋词与《聊斋志异》	王伟伟(454)
后 记	(462)

蒲松龄诗词简说

袁世硕

—

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自《诗经》《楚辞》以来,才人辈出,风雅相继,灿烂辉煌。唐宋两代更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语言艺术造诣之高,几乎使后世难以为继。元明以后,戏曲、小说同时崛起,由于它们的形式、语言的通俗性,较之诗歌更富有群众性,也吸引了许多作者竞相创作,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惰力,诗歌仍然占据文学正宗的地位,再加上诗歌的功用颇广,一个文人如果不能作诗,便无从见其风雅,也无从进行广泛的交游,所以诗歌创作仍然非常兴盛。这种情况,有清一代更为突出,诗人和篇什之多,数目相当可观。卢见曾于乾隆中期辑《国朝山左诗钞》,仅清兴一百余年,就得人六百二十余家,得诗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见诗一百十九首,还自谓“缺佚尚多”(见该书《凡例》)。事实也确乎如此,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张鹏展又辑了《国朝山左诗续钞》。这还只是山东一省,文风更盛的江南,就不用说了,试看《两浙輶轩录》《江苏诗征》等集卷帙之巨,就可以想见其盛了。

蒲松龄也像当时一般的读书人一样,自少年起便染指诗歌创作。他曾同张笃庆、李尧臣诸同邑友好,结为郢中社,“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郢中社序》)。此后,他虽然在教书、应试之余,还热衷于写狐鬼小说,应接不迭地代人歌哭,写婚丧嫁娶、祝寿立碑之类的文字,但也吟咏不辍,直到临终。他最后的一首绝句题作《除夕》,距其“依窗危坐而卒”,仅二十二日。现存诗一千馀首,全是他三十岁以后的作品,前此所作可以说全部佚失,估计也总该有二三百首。他是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的,比创作《聊斋志异》的时间还要长一些。

蒲松龄之诗作和他的小说创作,艺术风格迥异。《聊斋志异》写狐鬼花妖,志奇人异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的传统。他驰骋幻想,精心结撰了一个个瑰玮奇丽的故事,“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怪有过于飞头之国”(《聊斋自志》)。尽管他的幻想也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虚幻的情节中也融合了真实的生活细节,并且寄托着他对现实的认识、愤慨、期望,但是,他所嘲讽、抨击的人情世态,他所憧憬的美好理想,毕竟是带着诡秘奇异的色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而他的诗作,尽管是不拘一体,格调也不全同,但基本上是缘实事实情而发,直抒感受和体验,一切照实写来。对于这一点,嘉庆时做山东督学使的张鹏展说得颇为中肯,他说:

余初读淄川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恠奇变幻,极众态之形容,托深心于豪素,迹其缠绵悱恻,傲诡环伟之情,皆抑郁无聊,所不能已于世道人心之故,而诗人之旨寓焉。壬申余征《续山左诗钞》,于其孙庭橘荻先生诗集五卷、诗馀一卷。细玩终日,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与《志异》笔墨蹊径略殊。

自然,蒲松龄也有《为友人写梦八十韵》那样的驰骋幻笔、侈陈丽词之作,王士禛评之曰:“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闼。”

但毕竟极少。

这两种创作蹊径的选择,既有其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是客观因素决定了他做出这种最具智慧的选择。

中国志怪传奇小说源远流长,虽然发展到晚明,文人的创作已如强弩之末,无甚可称述者,但民众讲述神仙鬼怪故事的兴趣,却由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大动乱提供出来许许多多怪异传闻,而变得更浓厚,连自幼便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读书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在那种历史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蒲松龄,自然亦不能免。可贵的是他觉察到了志怪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潜力,不顾时俗之浅见,把创作此种并不为文苑所重的作品看作足以传世的千秋大业,而且他也确实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适宜发挥个人文才的场所,并在创作实践中突破了志怪传奇小说容易流于一般地记述奇闻逸事的局面,成为他观照和探索人生意蕴的手段,于是“诗人之旨寓焉”。《聊斋志异》之成功,就在于此。

在诗歌创作方面,蒲松龄几乎是被动地承受着传统的诗说和当时一般的风尚,用以言志抒情,乃至更实用地用以交际应酬,所以“因境写情,体裁不一”。他似乎在诗艺上没有特别的领悟和追求,对赏识其文才并与之有文字交往的王士禛之“神韵说”及其空灵蕴藉的诗作,既未评论,也不依傍,只是在《宋七律诗选序》中表示了一点宋诗未可全废的意见。他确实没想在诗歌创作方面自立门户,只是缘事而发,苦则苦,乐则乐,因境写情,直抒胸臆而已。他的诗作未为当时诗坛所重在于此,他的诗作亦还有颇足称道处也在于此。

蒲松龄在诗歌创作方面之所以执着于尚实,显然与其身世有关。他并非出身于富贵之家,又困于场屋,终身未能进入仕途。从能诗之年龄起,生活日趋困苦,中年尤甚。他有一首《日中饭》诗,写麦收刚过,吵闹不堪,心里非常难过,更为忧愁的是旱情严重,秋收无望,瓮

中储粮仅够交官税的,交了官税,一家将靠什么生活?这就是真实的自况。年逾不惑,他进入缙绅毕氏之家坐馆,宾主甚相得,个人生活无虞,所得束脩于家亦有小补,几个儿子先后成人自立,收入多了些。由于能文,他赢得了当地官吏和乡绅的敬重,逐渐成了当地的一位头面人物。但是,直到晚年,他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家境也没有富裕起来,仅是“粗衣幸不至悬鹑”(《老乐》)罢了。这样,他就始终没有离开贫困的农村,没有与灾难深重的农民拉开距离、割断联系。他自己年年要完粮纳税,免不了受到催租吏的恫吓,更目睹过穷苦农民被迫卖儿鬻女的悲惨事件,自然对官府赋税压榨之苦体会较深切。淫雨害稼,蝗虫成灾,久旱无雨,禾苗枯焦,他为家庭的生计而忧心忡忡,自然也会推己及人,为比自己更贫困的农民而忧心如焚。他长久地为养家糊口而寄食于人,也就不能像陶渊明、王维那样一些诗家优游林泉,寄兴田园,更不可能有那些在朝在野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的闲情雅致,他心事重重,满腹牢骚,哪里还需作无病之呻吟!现实的处境决定了他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和同情民众的疾苦,推动着他在诗歌创作上紧贴现实生活,真实地披露自己的苦乐辛酸,真实地反映农民之苦难,表现出一位诗人难能可贵的坦率、正直和勇敢。他的诗作,也正因为过实过直,无意讲求“别材别趣”,再加上他名位不高,未得诗坛名家品评、游扬,身后又为其不朽之作《聊斋志异》的艺术光辉所遮掩,所以就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至湮没无闻,选山左诗者才稍加注目而已;直到现在,我们对蒲松龄的诗发生兴趣,主要还是由于他是《聊斋志异》的作者,可借以了解其生平事迹、为人处世的表现、诸种思想观念,以及《聊斋志异》的创作情况,进而对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予以确切的理解和评论。

二

在封建社会里,农村是贫困、愚昧的天地。农民是勤劳的,但在压迫、剥削下,又时时承受着天灾人祸的蹂躏,生活境况十分困苦凄惨。

蒲松龄一生基本上生活在农村,尽管他大半生舌耕笔耘,同终年抱着锄头的农民不一样,但生活境况也没有多大的差距,熟悉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他曾经受农民所经受的困苦,与农民有息息相关处,所以,他的诗也比较多地记述了农村的灾难和农民的苦难。

当时,灾荒是频繁的。据《淄川县志》记载,在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旱灾、涝灾、虫灾、雹灾,近二十余次。蒲松龄像一位老农,时而为久旱不雨而忧,时而为久旱逢雨而喜,天气的变化总是牵动着他的心弦。如《旱甚》:

百里童童野草枯,人饥牛马少青刍。

于今半绝秋田望,再旱十辰豆亦无!

《听雨》:

夜夜常忧旱,此宵意发扬。

荷声繁到枕,露气冷侵床。

旧簟生寒润,新书发静香。

秋禾犹未晚,冀不隔年荒。

遇到蝗虫,他不禁忧心忡忡,写了《蝗来》诗:

蝗来蔽日影纵横,下上扰扰如雷轰。风骤雨急田中落,垂垂压禾禾欲倾。老夫顿足何嗟及,唇干舌燥瞠双睛。老妇解破襦,竿头悬结为旗旌;稚子无所计,破釜断作双鸣钲。手挥口叫惊始

去,到头回看复已盈。禾头公然相牝牡,或言旬日遗虫生。薨薨飞来犹未尽,我观此状心悲悯。……

而且还为群众愚昧,视蝗蝻为神圣,“瞠目任蚕食,相戒勿敢撖”,又各自只顾自家的田禾,不协力捕杀,乃至“以此成牴牾”,“舍蝻而人斗”,甚为痛心,作《捕蝻歌》伤之。

特别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持续三年的那次特大灾荒中,他陆续写了数十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二麦因锈病而歉收。五月二十四日,“风雨竟日,自此淫霖不休”,达二十馀日,“草迷疆界,与稼争雄长”。六月十九日放晴,却自此无雨,“低田水浸胫”,高田尽生蜚,秋收又大歉,“一亩芟来无斗粒,奇荒何处吁青天!”(《蜚虫害稼》)蒲松龄忧心忡忡,有诗伤之:

当午青草燎洪炉,旱禾萎悴夜不苏。齐鲁千里百郡县,八十四邑莽为渚。高田苗瘠黄未死,酷阳收烬淫雨馀。赤夏三旬无滴雨,禾穗半秕豆茎枯。今方秋成谷腾贵,市上斗米如斗珠。……

(《霖雨之后,继以大旱,七夕得家书作》)

因为久旱无雨,“田深半尺无润土”,小麦也无法下种。到了秋冬之际,不少百姓便断粮绝食,“乞丐趾错于门,即糠粃亦不能嗟来之”,有的便开始逃荒。一冬无雪,过年后又一春无雨,百姓连榆树皮都吃光了,夏粮无收,于是出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凶年惨状。五月间,蒲松龄因事赴济南,往返之际,忧心如焚,毫无隐讳地全都写了出来。

《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

大旱已经年,田无寸草青。大风折枯蓬,垆头黄埃生。五月行复尽,宁犹望西成?壮者尽逃亡,老者尚呻吟。大村烟火稀,小村绝鸡鸣。流民满道路,荷簦或抱婴。腹枵菜色黯,风来吹欲

倾。饥尸横道周，狼藉客驂惊。我行至旧村，邻半为逃氓。官慈盗日多，日落少人行。父老对欷歔，愁旱心煎烹，尤恐天雨降，晚田无人耕。

这里并没有诗的夸张。其《记灾前篇》记述得更惨重：

淄至是弥望无青草，而境之南、之西、之北，皆有麦，于是荷担襁子，流离道中，皆淄人也。有村廿馀家，仅馀四扉未阖，而盗日横，惧孤，亦他徙，一村遂空。是时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贼二。五月底犹不雨，存者亦渐逃，惟贼不逃，如虱附物，物虽瘠未死尚可附也。道殣无人瘞，禽犬分葬之，人俭而畜丰矣。郡城为流人所聚，国若焦。郊关善士，为掘智井，深数尺，纳尸焉；既满复掘，盖十馀井，犹未已也。

济南距淄川仅二百馀里，自然聚集了许多饥民，为了活命，沿门乞讨，甚至不得不卖儿鬻女，如蒲松龄诗中所写：

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流民》）

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更惨不忍闻的是，街市上竟有卖人肉、人油者：

旅食何曾傍肆帘，满城白骨尽灾黔！

市中鼎炙真难问，人较犬羊十倍廉！

（《饭肆》）

《记灾前篇》云：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

比起这种被吃的情况，那些饿死后“得入智井”者，可真是“犹大葬也”，可谓得善终焉。

这年六月初九日，下了一犁深的雨，似乎有了转机，农民抢时间播种。不料禾苗刚及膝，便圩蛔（粘虫）、螟虫丛生；到八月初，圩蛔刚没，蝗虫就来了，庄稼全被毁掉。蒲松龄有《纪灾》诗云：

半载酷阳麦夭殒，薶之盈筐不受捆。六月初雨田始青，圩蛔蜿蜒大如蚓。禾垆聚作风雨声，上视丛丛下蠢蠢。妇子携箕相斗争，随声憧憧半倾陨。前方坑杀置沟渠，后已襁属缘禾本。勤者苦战禾半存，懈者少息穗苗尽。枯茎满地蝗犹飞，老农涕尽为一哂。剩有菽菽待秋成，生途益窄民情紧。叶萎花焦望雨零，片云吹散朔风狠。去年卖女今弃儿，罗尽雀鼠生计窘。千古苛灾一时遭，孽自人作天亦忍！

所以，直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蒲松龄带着几个儿子赴济南就道试时，途中所见依然是：

道上仍多殍，僵横尽瘦男。

回翔鸣鸢鸟，狼藉走惊骖。

（《道殍》）

这两年多的时间，灾情一直牵动着蒲松龄的心，凡所闻见，皆情动于衷，形诸诗。他对官员们不恤民苦的表现，更是没有放过。如《告灾》诗嘲谑县官麻木不仁：

大旱三百五十日，垆上安能有麦禾？

报到公庭犹不信，为言庭树尚婆娑！

还有数首诗是讽刺山东巡抚匿灾不报、驱赶灾民的，如《历下》云：

有道天王自圣明，南漕百万济苍生。

大人已报年初富，五月横尸满郡城。

《邸报》云：

二麦全枯谷未稷，流金铄石旱无休。

年丰幸有中丞报，犹缓君王东顾忧！